山西通志

二十二册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三

旨修輯

人物二十三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覺羅石麟奉

蒲州府

上古

虞幕舜曾祖也能平聽協風以生樂而成物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造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蒸而報祭之左氏言舜祭幕而風俗通亦謂舜祖幕與呂梁碑合賈逵韋昭乃以幕爲虞思蓋因世本序舜爲高陽五世孫而所謂幕者無地以置之遂以爲後世爾按內傳國語胥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然後言舜重之以明德豈得

云舜後哉幕生蟜牛生瞽瞍

虞

夔高陽氏後虞臣修大招六列五英以明帝德以降上神通八風而齊上下帝因伯夷讓秩宗隨才任用乃命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樂記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劉恕外紀重黎舉夔典樂欲益求人帝曰樂天下之情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史記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路史夔封於歸爲熊姓今秭歸縣東二十里有夔子城

童律　狂章　鴻蒙胥佐禹治水制水怪乘龍降之

滌鴻虞臣奏庶鮮食爰封之梁

四岳虞臣國語伯禹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帝胙四岳國命爲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鄭康成曰四時官生方嶽之事路史注云書咎四岳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爲西嶽或襲之爾太史公不應以四岳爲一人韋昭以四岳爲伯夷也

殳虞臣垂嘗讓共工焉也虞咎共工垂嘗讓焉

斬虞臣羣龍輔德之一也虞咎共工垂嘗讓焉

伯與虞臣羣龍輔德之一也虞咎共工垂嘗讓焉

朱虞臣羣龍輔德之一也虞咎虞益嘗讓焉

虎虞臣益嘗讓虞焉

熊虞臣益嘗讓虞焉

陽伯　羲伯有虞氏定八伯之樂元祀岱泰山貢陽伯羲伯之樂

夏伯　羲伯中祀大交霍山貢夏伯羲伯之樂

秋伯　和伯秋祀柳穀華山貢秋伯和伯之樂

冬伯　和伯冬祀幽都弘山貢冬伯和伯之樂此所謂八伯之樂也

孟虧史作孟戲少昊氏裔虞臣能馴鳥獸而致鳳凰爰封之蕭夏后氏衰孟虧去之而鳳凰隨焉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皆高辛氏裔子世稱八元舜舉爲佐季文子曰忠肅恭懿宣慈和惠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杜預云八元即穆契朱虎熊羆之倫路史八元實沈閼伯晏龍叔戲巫人續牙厭越也

正義云契後爲殷穆後爲周史記殷周皆爲帝嚳之後也此言伯虎仲熊尚書有朱虎熊羆二者其字相類知此即穆契朱虎熊羆之倫也尚書更有夔龍之徒亦應有在元愷之內者但更無明證名字又殊不知與誰爲可故不復言之羅苹曰八元當是二母黨故皆以伯仲叔季爲號書有朱虎熊羆說者以爲二人子豹之四人也虎爲伯虎熊爲仲熊江東語豹爲朱語音相轉是朱爲叔豹也則熊爲季貍必矣故人物表作季熊蓋漢去焚書未久猶有傳習故尚存一二但熊當作羆傳寫誤也伯奮是棄契之倫而叔獻則叔戲也

蒼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尨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皆高陽氏裔子世稱八凱舜舉之爲佐季文子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杜預云八凱即垂益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路史伯益之字隤敳封之於梁庭堅封安安既復封蓼後俱滅於楚猶以國氏

左傳正義云司馬遷夏本紀稱禹是顓頊之後秦本紀稱皋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皋陶之子垂之所出史無其文舊說相傳亦出顓頊故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服虔

云八人禹垂之屬也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皐陶爲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爲禹誰爲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也羅苹云隤敳乃伯益之字爲堯伊衡服虔以八凱爲垂之屬杜以爲垂益皐陶倫正義乃謂垂益皐陶皆顓頊之後妄也垂乃炎帝之後皐陶乃少昊之後也杜又以八元爲契等八凱爲禹等益以書言契敷五教禹平水土而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因謂禹契在其中益八元八凱非主事云主后土布五教以事之大者言而帝德云堯命伯夷虞舜彭祖杜預謂史克之言有過辭爲美稱庭堅班固杜預等以爲皐陶號曰庭堅非也文公五年蓼與六滅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是二人也書傳本有兩舉人名與字者是堯多用之矣又寶櫝記云一曰八神一曰八力一曰八英言神力英明也又記云夢日則生子八夢日而生八子故曰夢

周

郇伯文王子周初爲州伯治諸侯有功其後周室凌夷而小國困弊曹人作詩以思之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正義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爲虞官故胥臣曰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卽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卽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周書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王乃厲翼於尹士八士註八士武王賢臣也馬融鄭康成皆曰八士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朱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然謂成王時人者近是今猗氏縣北南景村有八士故里暨八

士墓縣志明隆慶初崖崩石出僅辨八士數字偏傍模刻
邑人何東序有詩詠之
荀叔軫郤伯後竹書桓王元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
救翼荀叔軫追之至於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二年
莊伯復攻晉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於家谷五年荀
人董伯皆叛曲沃十三年曲沃滅荀左傳桓公九年王命
虢仲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孫息路史荀侯之後孫息食知爲知氏智氏羅萃云孫息後
爲三族一公族逝敖生林父爲中行將謂荀中行氏一林
父弟首邑於知爲荀知氏一逝敖會孫歡食邑程爲荀程
氏
瑕呂飴甥字子金食采於陰襄王八年秋惠公與秦戰被獲

公使郤乞告飴甥且召之飴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
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
於是乎作爰田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
有益乎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
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
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
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

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歸之十七年文公入曲沃飴甥與郤芮謀焚公宮秦伯誘而殺之荀林父晉人襄王二十一年文公作三行以禦狄林父將中行因以爲氏菫陰之役佐上軍敗秦師於令狐頃王四年復佐中軍禦秦師於河曲秦師夜遁累將伐陳伐宋胥有功定王四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成公欲伐之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十年將中軍與士穀等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士穀不從以中軍佐濟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歸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公使復位及滅赤狄公賞以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微子吾喪伯氏矣卒謚桓子子庚定王十九年佐中軍與欒書等伐秦敗之於麻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庚子偃字伯游簡王十一年從厲公佐上軍敗楚鄭於鄢陵明年胥童夷羊五殺三郤皆尸諸朝以甲劫偃暨欒書於朝欲殺之公不忍未幾偃與書執公弒之使迎立悼公於周是年夏與韓厥帥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於洧上明年復侵鄭會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靈王八年將上軍與韓起及諸侯之師伐鄭圍之鄭人恐乃行成九年與士匄滅偪陽封宋以偪陽子歸荀罃卒晉蒐於綵土使偃將中軍平公初復與欒黶帥師伐楚戰於湛敗之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十七年齊侵魯偃將伐之夢

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偃許諾乃請公伐齊將濟河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沈玉而濟齊侯禦諸平陰偃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登巫山望之畏其衆乃脫歸夜遁偃帥師克京茲魏絳等因克郜鄑盧及秦周伐雍門之萩門於雍門復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南士弱帥諸侯之帥焚申池之木竹焚東郭北郭東侵及濰南及沂師還自沂土魯襄公享之於蒲圃賜以三命之服偃瘨疽生瘍於頭還濟河卒諡曰獻

荀吳荀偃之子靈王二十五年平公使吳聘魯景王四年與

魏舒帥師伐狄毀車爲行敗之於大鹵十六年秋晉會諸侯於平丘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魯昭公如晉吳謂韓宣子曰諸之會晉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公如晉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昭公於河歸季孫十八年復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降吳弗許或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告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

見曰猶有食色姑修爾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義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又二年復帥師滅陸渾宣子夢文公攜吳而受之陸渾故使吳帥師獻俘於文公卒謚穆子寅定公時爲下卿以亂奔朝歌人稱文子

荀騅景公時大夫鞌之戰有功公命爲卿

荀賓晉大夫有力而不暴悼公命爲戎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

荀家　荀會國語作檜晉人悼公命爲公族大夫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

程鄭荀氏別族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悼公命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

魏絳魏犨子勇而不亂悼公即位使爲司馬靈王二年公盟諸侯於雞澤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絳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公以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請公和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悅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七年夏四月佐趙武將新軍圍鄭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巳亥同盟於戲公歸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九年秋七月諸侯伐鄭晉師城梧及制絳與士魴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晉師與楚師夾潁而軍諸侯之師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明年十二月公會諸侯於蕭魚鄭人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軨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行處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寡人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平陰之役絳與欒盈以下軍克郛魯襄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卒謚莊史記絳徙治安邑絳生贏贏

生舒

魏舒周靈王二十四年夏平公使舒與宛没逆衞侯吳季札適晉說舒謂其後將有晉國景王四年佐荀吳敗狄於大鹵舒謂吳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狥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大敗敵人於大鹵十八年秋代韓宣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涂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功於王室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舒以賢舉也舒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

近文德也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舒舒曰辛來昔叔向適鄭蔑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毉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屬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舒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敬王十年秋八月王使如晉請城成周晉使舒與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舒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令大事非其任也明年春正月舒涖政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寗范獻子去其栢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謚獻子子曼多史記作魏修敬王二十三年晉逐荀寅范吉射曼多與荀躒韓不信奉公伐之二氏敗奔朝歌卒謚襄史記修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也與韓武子趙襄子周威王同時魏文侯斯史記作都桓子之孫曰文侯都

文侯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為諸侯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文侯時解為魏地租增倍於

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倍此由課多也
譬如彼冶冶令大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
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
而毛無所傅也文侯三十八年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
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六年武侯卒子鍳立
是爲惠王惠王三十年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
申殺將軍龐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徙治大梁傳六世至
王假爲秦所滅

荀卿名況趙人年五十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
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
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亂
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
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
言而卒因葬蘭陵劉向孫卿子後序楚相春申君以爲蘭
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
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
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
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
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
令

公孫衍號犀首魏之陰晉人史記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
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爲秦
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

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
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
公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
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
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
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
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
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
印爲約長
張儀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

後游說諸侯楚相疑其盜璧掠笞數百其妻曰嘻子毋讀
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
也儀曰足矣蘇秦已得相約從親恐秦敗約念莫可使用
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儀之趙上謁求見秦誠門下人
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
謝去之儀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始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
能用秦柄者獨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
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
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奉以車馬金錢儀遂得見
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告之
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秦爲文檄徐廣曰一作尺一之檄告楚相曰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韓又來侵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惠王卒起兵取蜀十年使公子華與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請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說魏王曰秦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以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秦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儀留魏四歲而哀王立秦伐魏魏戰敗明年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儀復說哀王哀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三歲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

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復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還報楚王攻秦大敗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儀鄭袖日夜言懷王懷王後悔赦儀厚禮之儀聞藺秦死乃說楚王楚王許儀與秦親儀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儀歸報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儀東說齊湣王齊王許儀儀去西說趙王趙王許儀儀乃出北之燕說燕昭王燕王請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儀歸報未至咸陽而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儀諸侯聞儀有郤於武王皆畔衡復合從武王元年儀謂武王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興師伐梁儀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齊王乃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郅都河東人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止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拜都爲濟南守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都嘗揖之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上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使使即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爲引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暴勝之字公孫河中人天漢二年泰山瑯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武帝命爲直指使者分部逐捕威震州郡素聞隽不疑賢延見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勝之敬其言因表薦之太始元年由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時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羅拜謁因上堂皇建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建上懷中成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爲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褒之建由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丁外人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帝姊蓋主廬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與外人上官安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游徼建報無他坐蓋主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避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儲大伯河東人建武初爲諫議大夫使持節徵鮑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亡乃出大伯因節信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

裴瑜字雅璜河東人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

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太守史弼舉孝廉弼爲侯覽所誣檻車徵之吏人莫敢近唯瑜送至崤澠之間大言於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弼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後瑜位至尚書

朱山河東人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茂才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黃琬陳蕃同心顯用志士山與平原劉醇蜀郡殷參等竝以才行蒙舉而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傷

皇甫嵩字義眞萬泉人少有文武志好詩書習弓馬靈帝時爲北地太守以平黃巾功領冀州牧拜太尉封槐里侯嘗請以冀州田租一年贍饑民民歌之曾孫謐字士安帶經而鋤以著書爲務學生稱爲元晏先生謐子六回亦有文學蠶而後衣耕而後食足跡未嘗入城市

侯武陽河東人少奉母避白波同郡焦先嘗相扶接武陽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占戶大陽十六年先寓河濱大陽長謂爲逋亡欲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者注籍給廩日五升

魏

董經河東人魏時爲議郎出爲安定太守特嘉焦先奇節與先非故人欲密往觀之而司馬景王亦遣經因事過視先經到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否先熟視不言經素知其昔受侯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否耶先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應經歎以爲大賢

王卓字世盛臨晉人父乇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卓沉毅有

氣節累官河東太守遷司空封猗氏侯年七十九卒

晉

薛興汾陰人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卒謚莊子濤襲爵位梁州刺史卒謚忠惠皆以義烈著聞濤子強

薛強字威明濤子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友善桓溫入關猛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謁溫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符堅立猛見委任平陽公融將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相見強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宣

王愆期接子流寓江南緣父志更注公羊集列女後傳官督護蘊峻之亂溫嶠遣詣荆州要陶侃同赴國難侃雖許而未發愆期因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即戎服登舟晝夜兼進後愆期爲右司馬侃卒遺表以後事付焉

前秦附

王施河東人爲秦尚書令苻丕征南主簿丕寇襄陽將急攻

之苟萇曰但徙荆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不攻自潰丕從之御史中丞李柔劾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苻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衆咸疑懼莫知所爲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毛羽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太元四年遂陷襄陽執晉南中郎將朱序

南齊

薛深河東汾陰人安都從子也果敢有氣力安都降魏親族皆入北齊高帝鎮淮陰深遁歸自結於高帝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豫章王嶷守東府使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嶷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齊初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閤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遷左衛將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元魏

薛辯字允臼河東汾陰人後秦左戶部尚書強子幼而儁爽倜儻多大略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棄歸保鄉邑晉將劉裕署相國椽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筭與朕

爲長安主人辯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太常七年卒於官帝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

薛謹字法順辯子容貌魁偉隨劉裕渡江位府記室參軍辯歸魏謹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擒其東平公乙兜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䴥三年除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眞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後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尊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

薛初古拔謹子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沉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眞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又共陸眞討氐仇傅檀殭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族叔安都歸順赦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子洪隆

官河東太守

薛胡字破胡謹第三子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隣里爭訟者

恐胡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三
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爲本
州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爲本郡當世榮之復爲
仇池都將後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薛允字寧宗拔子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
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
軍河北太守羣盜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喬字
豫孫襲爵性豪侈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紳襲位大中大夫
贈華州刺史
薛聰字延智胡子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閨
室終日矜莊博覽墳籍尤長占對父憂廬墓側哭泣聲酸
感行路家教甚嚴諸弟雖婚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

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時解巾優
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
史彈劾不避強禦帝或欲寬貸輒爭之帝每言朕見薛聰
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直閤如故親衞禁兵委總管領終太和之世恒
帶直閤將軍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外莫窺其際帝欲進
以名位輒苦讓帝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
除羽林監帝曾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
人否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
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是虜原鮮卑非蜀也因
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
征兼御史中尉宣武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

吏人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西魏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

薛孝通字士達聰子博學有儁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埽求歸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修義等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閔帝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贖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

請轉授兄息子舒詔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宴秦紘管因使賦詩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孝通即豎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汲引人物知名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傲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叅同異孝通謂之曰吾以阮藉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齊神武起兵節閔謀鎮遏關右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齊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與周文帝結為兄

弟孝武帝初齊神武徵岳爲冀州刺史岳欲單馬入朝孝通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土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拔吒延慶之徒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心腹之疾雖令孫騰在關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不亦難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受徵太昌元年因使入朝被留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孝武西遷徵赴晉陽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齊神武讓劒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會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武平初亦贈鄭州刺史著文集八十卷

薛眞度河東汾陰人與從兄安都南奔又從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表曰別出倉米五十斛爲粥救之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憂濟百

姓之意宜在拯邮歷華荆二州刺史入為大司農卿正始
初除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
贈左光祿大夫謚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度長子懷
吉好勇有膂力卒於汾州刺史懷吉將勞賓客曲盡物情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
匆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
薛嶝字景猷河東汾陰人曾祖弘敞避地襄陽嶝躬耕以養
祖母暇則覽文籍既羈旅不被擢用常嘆曰豈能五十年
戴幘死一校尉也常鬱鬱不得志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
勸令參吏部嶝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寮古人以為歎
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屬尒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從叔懷

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
相要屈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齊神武起兵嶝謂
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
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召為行臺郎
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嶝謂所親曰悅才
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虜
何慶之有尋而周文平悅引為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
虜將軍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
進爵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嶝為之頌又為仙人
水芝二欹器頌大統初周文令與盧辯檀翥等參守儀制
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後坐事沒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
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裴夙字買興河東汾陰人父桃弓與兄愛醜竝見稱於鄉里夙沉雅有器識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每歎美夙許以遠大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鑒鑒字道徽性強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

北齊

薛修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修義少而俠輕財重義魏正光末募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修義亦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至修義表乞一大將招慰鳳賢等猶據險不降與書降之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孝莊以修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齊神武爲晉州刺史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行并州事孝武入關神武以修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從禮沙苑之敗修義前曰若失守晉州則請誅遂行晉州事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修義從弟嘉族亦豪爽從平韓陵歷華揚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裴澤鑒子有文學孝昭初爲齊帥奏舍人後魏收議謚孝昭

爲恭烈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爲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殞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孝昭因此忤旨出爲廣州司馬尋歷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爲散騎常侍尋爲誹毀趙彥深等兼咏石榴以托意決杖除名後主時爲清河郡守祖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爲兼黃門與崔季舒等同以建言誅妻鉅鹿魏氏至性強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

北周

薛善字仲良胡孫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鹽池都將孝武西遷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兄元信仗氣豪侈而善獨恭巳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留善族兒崇禮守河東西魏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善密說之猶不決會善從弟穎妹夫高孚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善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竝賞五等爵善與弟愼固辭周文嘉之以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罷美之令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爲夏陽鐵冶監督課八千人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患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博平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晉公護以善白齊軌語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

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
府卒贈云州刺史謚繆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英集子有志操父喪合禮與弟裕
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參軍賜爵平
陰男棄官歸鄉里周文帝令太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
同行崇禮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修義督乙干貴西據楊
氏壁端先在壁中修義令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
暮端密與宗族及家僮等潛逸修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
遂入石城柵并力固守貴等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
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拉掐喻村
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東遁赴船溺死者數
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帝遣南汾州刺史周

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
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有功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
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不避權貴故賜名端自居選曹先
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云設
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文帝深然之大統
十六年東討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文帝曰爲公思
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
仍掌選事魏主廢有勸文帝踐極者端以爲三方未一遽
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
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遂脫所著冠帶袍袴竝賜之進
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雅有人倫鑒擢用咸得其才
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

爵侯周受禪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公孝閔之廢端頗具
同異晉公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
基州刺史蔡州父老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
誡薄葬勿受府州贈遺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成郡公
謚曰質子胄嗣

薛裕字仁友汾陰人端弟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爲丞相
參軍事慕京兆韋夏恬靜數載酒肴往候談宴終日夏遂
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
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
居士退不卹銓進不市朝恰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
裕卒文章士誄者數人周文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隋

薛孺汾陰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詩誄詞
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
自處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
相友愛道衡子收初生即養孺宅至成長殆不識本生太
常丞胡仲操在朝堂就孺借刀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
竟不與其不肯妄交皆此類

薛世雄字世英河東汾陰人寓關中父昆字道弘周涇州刺
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致仕卒世雄兒時游戲
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攻守有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莫
不齊整父見而奇之曰此兒當與吾家矣年十七從平齊
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
將軍大業初討平番禺夷獠遷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

進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行軍破敵秋毫無犯止嘉之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既而曰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上復曰世雄廉謹節儉有古人風趣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啟民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止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上大悅進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征高麗爲沃沮道軍將平壤敗還次白石山賊圍百餘重矢下如雨世雄以贏師爲方陣遇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縱擊破之坐亡失多免明年拜右候衛將軍指蹋頓道至烏國城會班師至柳城以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詔發十二郡士馬備突厥巡塞而還十年復遷左禦衛大將軍領涿郡留守詔率幽薊精兵擊李密軍次河間營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大營欲討竇建德建德選精銳夜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霧霧不相辨識皆騰柵而走世雄入河間城歸涿郡卒年六十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隋國公引爲寮佐典家事輒稱旨後從高祖戰晉州齊師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乃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隋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典機密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伯卒

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與京師大俠劉居士交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而赦之大業中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上美其才甚重之後歸唐卒於梁州總管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作國僑贊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遵彥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夫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後累遷太尉府主簿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來聘命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屬和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直中書省尋拜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時漸見親用具陳備周之策及周平齊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隋初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陳道衡因奏曰今光膺寶祚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勿以言辭相折也江東雅好篇什道衡每有作南人無不吟誦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東不

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卽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典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有言其黨蘇威者配防嶺表晉王廣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踢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後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高頻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出檢校襄

州總管道衡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賞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初轉潘州刺史歲餘表求致仕上謂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既至上高祖頷止顧蘇威曰此魚藻之義也乃拜司隸大夫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向使高頻不死令決當久行有奏者勘之被害時年七十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

趙綽河東人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父艱哀毀骨立時稱其孝累轉宋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歷大

夫從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隋初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時議重治盜法綽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納之遷大理少卿蕭摩訶子世略作亂摩訶當從坐上赦之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以衣緋褌議辟綽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執綽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上使人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不心不敢惜死乃釋亶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議辟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
止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豈得不
關臣事止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
動木止復曰竪羙者熟則置之綽拜益前訶之不肯退止
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止乃止止以綽誠直
每引入閤中即呼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後進開府
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仁壽中
卒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
元方元襲

敬肅字敬儉河東蒲阪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
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
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大業初遷潁川郡贊務五年朝東
都司隸大夫薛道衡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左翊衛
大將軍宇文述在潁川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
持去述賓客放縱以法繩之八年朝涿郡上將擢太守輒
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歸優詔許之去官日家無餘財
歲餘終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阪人父元約周司憲中大夫釗仁壽中
辟爲繁峙令甚有能名及漢王諒兵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
臨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喬鍾葵鍾葵署
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鍾葵曰受命則可不然當
斬釗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
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廹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
熟視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

戰敗獲免大業三年上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終

裴術河東人開皇中爲右丞多所糾正

裴鏡民河東人開皇中爲民部時稱明幹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號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固諫不許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侍御史父憂去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孝意涖官清節彌厲發奸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族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而孤城無援誓以必死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道衡子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歸國房元齡亟言之秦王召見問方略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時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搆初不竄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歛軍以觀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

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
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
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至麾
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收進曰竣
宇雕牆殷以亡土階茅茨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
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
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止畋獵王答曰覽所
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令賜黃金四十挺
武德七年王遣使臨問疾相望於道命輿至府親舉袂撫
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舉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
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未嘗不驅馳經略欵曲
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
慰吾懷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
得與既即位語房元齡曰收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
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
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初道衡見文中子於長安退謂收
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於是備聞六經
之義道衡被害郡舉秀才不應文中子嘗曰孝哉薛收行
無負於神明文中子季弟名靜收字之曰保名文中子曰
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文中子嘗謂收也曠而肅又謂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
論者謂收學識列董常之亞而軼魏徵房元齡杜如晦上
云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三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四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人物二十四

蒲州府

唐

張元素蒲州虞鄉人往隋景城縣戶曹實建德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信始爲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問以政對曰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千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皆保城邑以須

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目慎言目雖堯舜何以加止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曰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而不克及子者殫嗜奔欲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會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敝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隋國弊臣恐其過甚於煬帝又曰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上顧房元齡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鯁挺聞元素言歎曰張

公論事有同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承乾事游畋不悅學元素上書且曰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不納又上書言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宜數召見騎射畋游褻戲酣歌不可以御上知數裁正承乾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承乾久不見賓友元素曰今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嬖何足顧哉上高署賢才遣刺客伺之會廢坐除名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致仕麟德初卒始元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諫上曰朕亦悔之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於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江都問至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諭之子臧發喪訖送欵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與元規捍朱粲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擒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隋介州長史坐漢王諒遇

害大鼎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絕
龍門軍永豐倉就食爲拊背扼喉計高祖奇之時諸將策
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椽出爲山南道副大
使開屯田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爲饒州道軍師引兵
渡彭蠡湖以功遷浩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
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川檝利屬滄
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
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時鄭德本在瀛洲賈敦頤爲冀
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鐫腳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
夫行荆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
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顗弟紹尚太平公主克構曰
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顗不
敢沮而紹卒誅陳思恭居喪奪服容往弔辭以辰日不見
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
授中遷麟臺監坐弟流沒嶺南
柳楚賢蒲州虞鄉人莊孫大業中爲河北縣長堯君素據郡
楚賢說曰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
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
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
督杭州刺史皆有名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徙嶺表有同
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
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赦歸會霖潦
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

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薛元超收子九歲襲爵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初遷給事中數陳當世得失納之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喪解起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正鄭祖元鄧元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累拜東臺侍郎請令李義府乘馬貶簡州刺史又坐上官儀戍嶲州上元初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校獵溫泉奏諸蕃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納之嘗宴召元超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嘗諫太子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冐翳薈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橜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竊發將何以禦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上遣使厚賜慰其意時政出武后陽喑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官正諫大夫

趙叡冲虞鄉人隋平東將軍顯號之元孫博州刺史世立之曾孫唐監察御史君煦之孫號王府法曹參軍徵之子志行朗異以孝友聞天后時應明堂大禮科上異其對授陝縣尉轉平遙尉有治聲晉大理評事廹於祿養請署同州河西丞奸吏聞風逃竄郡縣胥資翊贊子良器良弼暨孫密邕薰復縱袞皆有宦蹟贈虢州刺史太常卿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河東郡丞遂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冤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倜儻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令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道未盡也后曰善詔土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疇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入奏事元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言弟嘉祐爲鄯部刺獦願因徙命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後無由聞天下事遂得減死上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上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與張說同相議論無所讓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煽上幸太原嘉祐坐事說詠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事明年坐善王守一貶台

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上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嘗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目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始爲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或勸之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上曰陛下待宰相進退以禮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上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延賞

張嘉祐猗氏人嘉貞弟也有幹略嘉貞爲相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立尉遲迥祠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

暢璀河東人鄉舉進士廓落有口辨好談王伯大略天寶末安祿山奏爲河北海運判官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初以荐被召見肅宗悅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冬爲左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集賢院待制遷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

麻察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下獄子昇

耜妻父鄭遠遣人絕婚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當
時調察爲公後遷大理丞坐事爲興州別駕齊澣往餞道
密諫任王毛仲語察遽言狀澣坐貶察亦再貶皇化尉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紹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女宜君縣
主女弟爲廢東宮瑛妃南陽節度使魯炅奏爲潁川
本郡防禦使時陳留滎陽汝南等郡陷賊方圍南陽潁川
當往來道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
兵力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
距城百里廬舍林墓伐毀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
承慶悉以銳卒併攻馬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
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入
愿與堅俱被執送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二人義士屠

芝不祥乃繫洛水濱屬苦寒晨夕凍死言曰天下大平人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多所該究年過三十朱有名夫蒙靈詧
節度四鎮以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奏謙從三十餘人常
清慨然投牒而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
仙芝謝去之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自前
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因日候門下仙芝
不得已竄名謙中會達奚諸部自黑山西趣碎葉靈詧使
仙芝以二千騎追躡擒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
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
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詧迎勞判官劉眺獨孤峻
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謙封常清
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

主仍爲判官從戰小勃律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清從務才而果胸無疑事郎將鄭德詮仙芝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走馬突常清騎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得仙芝驚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尋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驟私廄裁三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上問何策以討祿山常清見上憂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賊首以獻上壯之明日以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作書遺平原太守顏眞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眞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常清不能禦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詔削官白衣隸仙芝軍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監軍邊令誠搆常清以賊搖衆遂詔斬於軍中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面陳討賊事詔赴潼關因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至是臨刑

似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唐書贊常清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出欲入關見上論成敗事使者三輩止書皆不報囘斬於軍卒使叛將得藉口執哥舒翰以降賊焉

張介然猗氏人本名六郎性慎愿長計畫始爲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列戟故里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歷衞尉卿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不三日祿山衆度河車騎蹂騰烟塵漫數十里日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殺陳留降者萬人窖介然於軍門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以蔭再調渭南尉京畿採訪使王鉷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抗言其誣鉷死獨爲斂葬由是寖知名

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元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皇太子副冕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今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宜正位號如遂巡失億兆人則大事去矣太子辭對曰曩養德承華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至鳳翔罷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封鉅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表劉烜爲判官烜抵法坐降

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馳驅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搆海內冤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元載亦嘗德之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月卒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卒後二十餘年蘇正元奏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苗晉卿至今晉卿從祀冕乃不與詔冕配享肅宗廟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以女妻諲厚分貲贍濟故稱譽日廣開元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支使尋舍人秉性靜愼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西趨靈武拜御史中丞陳事無不順納遷武部侍郎與李峴同領三司使諲援律傳經過峴當時憚其持法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會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罷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衡州蠻陳希昂爲長史張惟一司馬督家兵千人脇殺親將牟遂金後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

外震服妖人申泰芝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總邵道二州
軍事潭州刺史龐承鼎劾贓鉅萬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嚴
郢具獄暴泰芝之惡承鼎竟冤死郢流後泰芝終以贓徙
死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
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李
揆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過失諲訟其事上逐
揆出之諲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諲在朝不稱任
職相及爲荆州號令嚴明賦歛均一治尚威信軍士用命
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
有名荆人生構祠及殁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薦杜鴻
漸元載才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博士獨
孤及謚曰肅郢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謚遂不改

薛播河中寶鼎人會祖文思中書舍人播兄弟七人皆擢進
士第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温敏而裕與人交
有常李栖筠常衮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
出爲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河南尹以禮部侍郎
卒贈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帥嘗集射設的高
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
曰請爲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自免去復佐
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卒

薛苹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隋禮部尚書父順奉天尉楊
國忠將引之輒謝絕苹以吏最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憲
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
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慤薄衣

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不聽聲樂所得祿卽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莘長於詩兄芳有器幹萊與莘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莘子膺太和初右補闕內供奉弟齊佐與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敬括字叔弓河中河東人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於難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惡之外除果州刺史累進兵部侍郎性深厚志尚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默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爲淮南崔圓府判官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疲儥貲天子不忘爾勞勅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還遷秘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遣兵攻之晉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說李懷光曰朱泚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若襲取賊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

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遷左金吾衛
大將軍改尚書左丞元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晉見宰
相誦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實參裁可大事晉無所駮異九年罷爲禮
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李萬
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騶傔從之卽
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
始出迎謁旣入卽委以軍政無所改更盡罷幕下勇士衆
服晉有體惟恭潛謀晉覺之殺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詔拜
汝州刺史長源爲司馬以佐晉晉廉愿儉簡事多循仍故
軍粗安長源數欲變更諸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
財賦委孟叔度晉在軍五年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恭
惠晉爲相時五月朔會朝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晉
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
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期喪常服入閤止問晉
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絻縵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
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堂上接
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顚仆在式朝
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飭以奉上故漢尚書
郎令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絻縵亦非禮也止然
其言子溪字惟深赤擢明經三遷萬年令擢度支郎中爲
東道行營糧料使流封州辟於長沙子居中善詩張籍稱
之

張延賞嘉貞子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元載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拜御史大夫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救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遙繫江南請度屬楊州自是行無稽壅母服除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賞奔鹿頭戍諜知朏不設備遣將捕斬朏復成都時公私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矣梁倚劒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還詔入秉政李晟表陳宿憾罷爲尚書左僕射上命韓滉移書道意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上出瑞錦一端分繫之晟因爲子婚延賞不許晟曰我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卒罷晟兵建言宜併省州縣員悉收廩科糧課輸京師賞戰士許之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上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

張弘靖字元理延賞子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

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刼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斥出府
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
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
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元濟擅
總留務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
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御史臺劾王承宗邸卒張晏
弘靖疑傅致上竟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竝興鮮有
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迕乃歸政以檢校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大閱兵請身討賊既
王師無功上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
承宗欵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承韓弘後代以寬簡
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肩輿而行人駭異旬
一決事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嘗詬士曰天下無事爾
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遂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
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詔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
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
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聞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
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幽薊初效
順不能因俗制變故復失范陽焉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
引文規爲右補闕後貶溫令度奏置襄陽幕府累轉吏部
員外郎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
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記開成時
事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改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李德裕引爲考工員外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貶博昌尉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止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獵諸將憚其才武擒李希烈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悅之等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澤威惠著襄漢徙山南東道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謚曰成撤宴廢朝

薛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州有營田宰相遥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宅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遷别戶三千備刺史厮役珏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升黜使李承壯珏之簡趙贊言其廉虚翰稱其肅書參聞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元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即拜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詔備刺史縣令選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珏使萬年令韋彤禁鬻賣坐奪俸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坐善實黎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

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卒贈吏部侍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高第調渭南尉嚴震辟佐興元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貞元末召至金鑾殿議所立次公曰冢嫡內外係心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議乃定王叔文等用事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侍郎坐鄭絪罷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虢州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李勣徐有功孫皆以貧不得調召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即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討蔡數建請罷兵上將相之制稟具而蔡捷書至乃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謚曰敬次公本善琴京兆尹李齊運嘗使子請受琴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子洙舉進士尚臨眞公主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爲邠寧軍別將以奉天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節度使韓游瓌畏其才希朝奔鳳翔上召賓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使代游瓌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曰

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堡斥邏嚴密鄙民一以安至竊賊亦殺無赦虜人憚伏邊州長帥至必效橐駝駿馬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府地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上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討王承宗敗之未刀溝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忠武改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招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累擢監察御史元和初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環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羼名以避征役不可許神策軍誣奏咸陽尉袁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上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奸會坐事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必欲詔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不軌追付仗內存誠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及按果無實尋復爲給事中御史中丞闕上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復命之會卒上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冕欲除泉州別駕馬總以附宦倖使戎攝刺史按置其臯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終不為屈遂自放江湖間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惟戎境內不治道不迂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弛酒榷禁卒官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為吏不尚約束絕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壞之悉奉簿期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衆皆哭而去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奏寘幕下由殿中侍御史為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為太子舍人更為襄陽于頔掌書記入為戶部郎中詔兼御史中丞為魏博田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為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為和親使請儉受省費以絕私覿禮鴻臚官之濫次漠南回鶻欲屈脇之且言使者必易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証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嬴服私飲為武士所

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取鐵燈檠摘枝葉攙合其
跗橫膝上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
命飲輒數升次授客客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
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
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張韶蘇元明之
變將幸右神策或曰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右軍中
尉梁守謙有寵至是存亮出迎捧足負而入以五百騎往
迎二太后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等率騎兵討賊日暮
射韶及元明皆死賜實封戶二百時存亮功最高乃推委
陷權勢求監淮南軍伐還爲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
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
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
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薛廷老字商叟存誠子及進士第讜正有父風寶曆中爲右
拾遺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曰此除拜不由宰司擬
進恐綱紀寖壞奸邪放肆止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
中興作太甚上變色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
等以諫爲職有聞卽應論奏然見外輩材瓦絕多知有所
營上曰已諭時造浚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
故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嶺南節度使鄭權以公庫寶貨
輸鄭社家廷老表按權罪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
興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告滿百日出爲臨晉

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以疎放罷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倫倫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第進士累擢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禮部侍郎貶硤州刺史

盧簡能綸子第進士性長厚歷駕部員外郎太和九年鄭注擇長厚士以簡能與龐傑同爲注判官注敗遇害人皆寃之

盧弘正字子彊綸子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按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贓文宗將殺鼎弘正執據辠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主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討劉稹宰相李德裕畏

魏博成德請地乃以弘正爲邢洺磁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使判官司空輿檢鈞釐正課入歲倍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銀刀軍不法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正治不敢譁優詔褒勞丐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於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瀼有美才終秘書監

盧簡求字子臧綸子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辟又佐牛僧儒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彦佐爲招討使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黨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它帥或與

詛盟質子弟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憚其恩
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
芳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進士第嗣
業子文紀

敬晦字日彰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曙
廷責大吏吏員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十輩申吏
杜晦讓諸將曰吏肓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
衆愧謝闔府咨美累擢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眞挾許御
史平吳湘獄得皐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
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歲連
饑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兗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
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晦兄昕暐弟昭胸胥第進士昕爲

河陽節度使暐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司空輿河中虞鄉人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爲
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
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輿子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
王凝特所獎待凝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
觀察使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
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嘉圖節常與遊攜還朝過
陝虢屬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
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之難將奔
不得前圖弟奴段章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
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遂奔咸陽間關至河

中僖宗次鳳翔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遷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詔入朝圖陽墅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迄三者非濟世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預爲壙棺歲時祠禱圖與閭者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

梁初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洛陽信不食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薛廷珪蓬子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以官告使至汴客將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楊仲昌字蔓元琰子以通經爲修文生調河陽尉對策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忠表其政徙下卦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於吏常分父邑租賑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游焉

五代

王瓚河中人重榮諸子事梁爲諸衞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
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
討使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
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卒無功代還復開封尹唐兵過
宛朐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及攻封邱門瓚開門迎降莊
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爲其主耳復
何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憂卒贈太
子太師

盧文紀字子持祖簡求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右補闕文紀
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
中丞初事諸道進奏官賀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
拜請悉復舊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
官卒不考遷工部尚書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祕書監太常
卿奉使於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爲人形
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入立欲擇宰相左右皆言
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
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
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
及北征至河陽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初罷爲吏部尚書
累遷太子太保致仕周初拜司空於家卒年七十六贈司
徒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聚書萬
卷使彥詢掌之以聰悟見親信師範降梁乃之魏事楊師

厚爲客將魏搏入晉因留事晉晉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後欲拒命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吾公其審計之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爲宣徽使數往來遼帳中遼太宗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張藏英猗氏人唐相嘉貞後僑范陽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以補牙職後因居道避地關南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撾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餚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刳其心以祭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稱報讎張孝子遼用爲盧臺軍使兼榷鹽制置使領坊州刺史周廣順三年率內外親屬并部兵千餘人及煮鹽戶長幼七千餘口牛馬萬計舟數百艘航海歸周至滄州刺史李暉以聞令館於封禪寺俄賜襲衣銀帶錢千萬絹百匹銀器鞍勒馬世宗授德州刺史召歸詢備邊策藏英請以深州李晏口置砦及誘境上亡命隸軍悉從之以爲緣邊招收都指揮使賜名馬金帶藏英遂築城李晏口累月募勁兵數千人王彥超巡邊爲遼所圍藏英率新募兵馳往擊之

轉戰十餘里遼人解去改濮州刺史仍領邊任遼將高牟翰擾邊藏英追擊於胡盧河北自旦至晡殺傷甚衆牟翰遁後領兵巡樂壽遼驍將姚內斌偵知藏英兵少以精騎二千陣縣北藏英率麾下擊之自辰及申士皆殊死戰內斌遂解去降璽書褒美征芻橋關爲先鋒都指揮使敗遼騎數百於關北下固安縣又改關南排陣使宋初遷瀛州團練使并護關南軍建隆三年卒年六十九

宋

袁彦河中河東人少以趫勇隸奉國營漢乾祐中周祖討李守貞置麾下及鎮鄴爲部直小將周廣順中世宗在澶淵遷親事都校改開封府步直指揮使顯德初授內外步軍都軍頭泉州刺史尋改岳州防禦使從征壽州爲城北造竹龍都部署載甲士數百攻其城又修渦口橋成世宗幸焉因立鎮淮軍命彦爲武信軍節度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爲淮南道行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鎧甲器仗太祖下滁陽擒皇甫暉姚鳳彦皆有勞詔褒之又令屯下蔡以逼壽春從攻濠泗擒南唐將許文縝邊鎬等師還授步軍都指揮使領彰信軍節度六年春命發近畿丁壯浚五丈河恭帝時命移保義軍宋初加檢校太尉來朝改鎮曹州乾德六年移靜難軍開保二年移鄜州五年罷鎮歸卒年六十六景德四年特錄其孫昭慶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特遷殿直

高冕字子莊河中虞鄉人錫兄子周顯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擢諫議大夫宰相范質以爲超擢太過特授將仕郎守右

補闕賜賚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員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錄其子垂休

裴瑾萬泉人仕至永清軍節度掌書記乾德初轉右補闕隸職如故開寶初加上柱國

裴濟字仲溥絳州聞喜人唐相耀卿八世孫徙河中少事晉邸糾同輩過失被譖出補太康鎮將譖者尋坐法太宗知濟可任補殿直爲天威軍兵馬監押又令監軍易州遼攻城不能下遷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末江表盜起命爲巡檢遷崇儀副使召還遷使監戍兵於威虜軍次鎮州賊騎夜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促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敵兵遁去上嘉之遷西上閤門使定州都監就加行營鈐轄尋知定州契丹三萬騎來攻逆擊於徐河斬數千級獲牛馬鎧仗甚衆淳化初判四方館尋爲鎮州行營鈐轄又與李繼隆擊賊於唐河濟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初繼隆以濟性剛不悅之及是恨相知之晚改四方館使知定州徙天雄軍鈐轄遷客省使復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春出土牛卒挾牛去濟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刼鄙間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濟在鎮定十五年威績甚著召還知天雄軍咸平初領順州團練使知靈州兼都部署謀緝八鎮興屯田民甚賴之三年清遠軍陷夏人斷饟道絕援軍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特贈鎮江軍節度三子竝優進秩濟有聲望及沒夏人皆惜景德中濟妻

永泰郡君景氏卒特詔追封平陽郡夫人諸子給奉終喪

子德裕虞部郎中德基如京使德豐殿中丞濟兄麗澤弟麗正並進士及第麗澤右補闕麗正金部員外郎麗正子德輿殿中丞

裴德裕濟于以錄廕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少府監勳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爲吏廉清不擾始知蓬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能政

劉綜字居正河中虞鄉人少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遵誨嘗遣貢馬太祖嘉其敏辨將授三班綜自陳素習詞業願應科舉及還上解眞珠盤龍衣令賜遵誨綜辭曰遵誨人臣安敢當此上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爲疑也雍熙二年第進士爲邛州軍事推官就改永康軍判官遷大理評事判眉州轉太僕寺丞代還對便殿言益州長吏望愼擇其人上嘉之改太子中允未幾果有李順之擾復召見面賜緋魚尋爲三門發運司水陸轉運使通判大名府服闋知建安軍請降天長軍爲縣隸揚州以六合縣隸建安軍自是民力均濟時淮南轉運使王嗣宗兼發運使請復置都大發運司專幹其職至道二年遷太常丞職事修舉多稱薦之咸平初判三司都理文憑由司出爲河北轉運副使嘗言州縣幕職官以昏耄放罷者其間實有廉謹之士全藉祿廩以濟朝夕望自今並除致仕官又言法官斷獄皆引律令及其奏御復云慮未得中別取進止殊非一成不變之道望降旨約束時河北幕職州縣官多不習風俗請並以河朔人充之徙陝西轉運副使轉太常博士梁鼎

議禁解鹽官自貨鬻命綜與杜承睿制置青白鹽事綜條上利害力言非便卒罷其事時獻言者多請棄靈州綜上言曰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銳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輕從羣議欲棄靈州是中賊之奸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爲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爲扞蔽然後於浦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爲之應援此暫勞永佚之勢也況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俄充轉運使四年議於鎮戎軍置屯田務錄唐安國鎮制置城壕鎮戎古記石本以進詔從其請俄詣闕奏事稱旨賜金紫緡錢五十萬復遣涖職又嘗言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戶口繁庶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宜擇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爲辭宜禁從之五年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遷起居舍人再爲河北轉運使繼領漕任號爲詳練上眷矚甚厚警急輒資其奏處遼請和乃遣近臣諭以擢用意景德三年召拜戶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勾當三班院言御史員數至少望詔兩制以上各舉才堪御史者充三院共署十員若出使按獄官吏能否生民利病刑獄枉濫悉得察舉四年西幸道出河陽權知孟州事復知并州以政績聞州民乞留優詔嘉奬歸朝知審官院改吏禮二部郎中充職兼知通進銀壹封駁司大中祥符四年館伴契丹使因作大雪歌以獻即命同知貢舉俄權知開封府以貴要交結富民奏授試

秩頗紊公政請加抑止從之七年求典河中上以大寧宮廟長吏奉祠而綜覈於拜起命知盧州明年授右諫議大夫八年卒年六十一綜強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右振舉文法時稱幹治子建中正中竝贊善大夫弟綽淳化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

薛顏字彥囘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爲嘉州司戶參軍代還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糧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詔謂自舉代謂薦顏爲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於東山據峽以拒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爲復其故城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平宜州賊陳進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敗顏即北岸釃上流爲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利之奏請罷坊鄽則晉鄽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遷者晝刼人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眞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初遷給事中徙知應天又徙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没命社顏索其黨會赦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於軍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

張鑑字德明猗氏人藏英孫也父喬蔭補供奉官鑑本將家幼能嗜學入衞州霖落山肄業凡十餘年太平興國三年第進士爲大理評事監泰州柴墟榷務升右贊善大夫知

婺州就遷著作郎還拜監察御史決獄江左多雪寃滯歷殿中侍御史曹彬等北伐鑑上疏極言不可與趙延進同掌左藏延進恃恩踰規廷奏之詔罷延進以鑑判三司度支憑由催欠司時三部各置憑由催欠請併爲一從之王明李惟清薦其能用爲江南轉運使豪富爲民患鑑以名聞令部送魁首赴闕以三班職名羈縻之又建議置臨江軍時以爲便召還特被慰奬命知梓州遷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遷屯田郎中判三司都催欠司改都勾院擢拜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又掌三班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恐無沮勸卽詔鑑兼磨勘職時改三司爲左右計分天下爲十道鑑奏其非便尋果復舊淳化中遣鑑與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屯西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軍旅不和若聞使命驟至易其戎伍慮或猜懼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付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知益州張詠卽遣部戍卒出境王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輩分路討捕殘寇而鑑招輯反側事平歸拜左諫議大夫戶部使會五路進討西夏令鑑乘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疏言宜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況靈州一方僻居絕塞雖西陲之舊地實中夏之蠹區不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飛輓尋詔鑑專督軍糧饋運頗集眞宗初遷給事中使如故咸平初改工部侍郎出知廣州居二年民條其政績上請刻石三年移知朗州溪洞羣蠻數寇擾鑑召酋豪諭以威信皆俯伏聽命徙知相州有芝草生於監

牧鑑表其祥以爲河朔弭兵之兆優詔答之景德初卒年五十八子士廉殿中丞太子洗馬士程屯田員外郎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种放與魏野善第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辟延州從事向敏中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父喪會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母憂會祀太清宮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富家專其事數至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後寇臧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爲度支副使使遼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尋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還爲左司郎中知審刑院羌人內寇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不行卒田性和厚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云

李與蒲州人咸平間契丹內侵眞宗符魏與以東班殿侍隨節度使康保裔提兵赴敵軍陷與死之詔其子桓爲西班殿直累官皇城使賀州團練使

任福字祐之河東人僑開封咸平中補衞士由殿前諸班累擢遙郡刺史元昊拒命除莫州刺史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奏曰河東地界大河斥堠疎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上善之移知隴州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增陝西城壘器械四十日畢備領忻州團練使爲鄜延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兼環慶副總管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鎭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壻成最聲言巡邊召

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桑遠砦夜部分諸將攻白豹城漏未
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之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
橐駝七千有餘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衞四廂
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衞馬軍都虞侯康定二年發
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會安撫韓琦計事聞
元昊謀寇渭州琦募敢勇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傅衆
軍事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
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諸
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
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西
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
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

頗易之薄暮與懌合兵屯好水川觀英屯籠落川隔山五
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
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
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鬬懌馳
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傅
唉而死懌肅英珪傅鼎柴贇王慶李簡李禹亨劉鈞及軍
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
校數十士六千餘悉沒惟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得全方
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
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絕其
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士又分出趨
利故敗特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

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隴西郡太夫人妻琅琊夫人
子懷亮亦死之錄少子及從子凡六人
薛向字帥正顏孫任太廟齊郎爲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遷
邠州司法參軍侍御史陳洎行邊向陳三弊言今板築暴
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邱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
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爲棄關內乎三
司貸龍門富人錢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治子
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力爭罷之監在京榷貨務連歲羨緡
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
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售矣既
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郡卒戍延安求
歸視弗得皆亡奔而室廬盡沒聚謀爲盜向遣吏曉之曰
官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
過也亟往收瘞尸貰汝擅還罪衆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
弊以爲度支歲費緡錢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
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
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出倉收之此策一
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
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彊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向覆
其冤脫六囚於死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
制置解鹽奏損畦夫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
駒三百而費錢四十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民置場
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
計費五十萬貫石三司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於永安縣

向陳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坐事罷
知汝州甫數月復爲陝西轉運副使進使厚陵役費助如
永昭將漕八年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爲最
种諤往迎嵬名山詔向與議廷議劾諤擅與向言諤亡身
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貶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
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與辯靖
辭窮即罪之神宗知向才以爲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利
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
舟多冒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
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物爲誅賞遷天章閣待制上
以向習知環慶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
入至是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洮
用兵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疏乞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
節橫賦手勑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加樞
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
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遣邏捕取械送瀛州戮於市北
使數出不遜語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向曰彼欲彊議速成
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徼倖
取成兵來不除道無能爲也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控
辭用兩府制賜詔弗允元豐元年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
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用心至到御史數有言不聽以
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論兵上前通暢明決遂得大用及在
政地多言宜養威持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
便議欲改爲舒亶論之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

元祐中錄其言謚曰恭敏

穆衍字昌叔河中人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知衍名不敢近時捕賊兵擅發常平倉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卒矣衍考課爲一路最元豐中叅种諤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衍曰吾兵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之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議棄熙蘭衍言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警及長安至今二百餘年非神考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詔視熙河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坪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蘭州議官其一子

薛嗣昌向子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爲左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坐事貶安化軍節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

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罷提舉崇福宮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沛京當遷官丐回授其子彙京秩降待制卒先是燕雲之役譚稹啣命訪諸帥而嗣昌乃潤飾謀詞云

邵雲河中龍門人建炎初從陝州石壕尉李彥仙守陝金人破城雲被執金將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肆詈不屈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日磔解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剸刀雲叱之失刃而斃其忠勇如此

薛季宣字士龍寶鼎人僑永嘉父徽言起居舍人季宣六歲而孤伯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荊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程頤弟子袁溉盡受其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權武昌令白帥劉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金兵入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詔成閔入援季宣又說宣諭汪澈曰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皆預遣其孥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有

圖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賞其尤者不幸死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簿未至爲書謝炎言宜以仁義紀綱爲本用兵請俟十年後宰相虞允文白遣行淮西收流民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須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嘗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瀕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五戶而

詭增之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奏劾之下端友大理季宣還奏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會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金曰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烹阿即墨之誅賞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乎上曰朕方圖之季宣又奏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隳城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庳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

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凡奏請論薦皆報可虞允文不悅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曆付場務季宣奏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爭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

金

陳揮其先自洛徙臨晉家貧嗜學擢賢良方正官滋州司士曹有清操子顯正大中擢賢良方正拜儒林郎卒於官孫克基天德三年進士第一官國子監丞克基子仲謙幼頴悟授書即能通大義舉賢良方正任耀州三白渠規措使謝病歸與名人高士從容觴咏之樂十餘年卒年六十一封潁川郡伯仲謙子賡河東山西道行中書省參議庾平陽路提舉學校廉近侍局奉御膺東平路觀農使膺子元凱元至元間明經官河東山西肅政廉訪使追封潁川郡侯謚宣靖元凱子敬立由明經累官開城路總管府治中陳氏七世舉明經者四人擢賢良方正者三人舉進士者一人科第蟬聯可謂盛矣

胡光謙河中府人明昌三年四月壬寅朔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舉河中府胡光謙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勅召赴闕七月丁亥光謙至闕命學士院以雜文試之稱旨上曰朕欲親問之八月辛亥特賜光謙明昌二年進士第三甲及第

授將仕郎太常寺奉禮郎官制舊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
謙德行才能故特授之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
官元光元年遷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元兵圍河
中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圍始解遷治中安撫如
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威衆乞假符節
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
斬之表兄張先復從容言出降保妻子怒謂先曰我舟人
子致身至此何云出降縛於柱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
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來議兵事因出城會議石
天應乘機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
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盡棄
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於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
衆遷昭毅大將軍遙授孟州防禦使同知河中府事二年
正月元軍十萬圍城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
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來援約夜中鳴鉦
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智仁不敢動復斂衆入城
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張思祖
奔告於汴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屍或疑尚在中條諸
寨無所統領後四十餘日乃詔河中推官籍阿外權領右
都監總其軍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
中之罪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
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有勞監郃陽醋後客洛下選充官

軍戍陝鐵嶺軍潰被執從都尉烏林答胡土窊歸中京留守撒合輦死元帥左監軍任守眞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守眞又死鄭州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復被圍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募壯士得五千人赤身而戰往來救應大叫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刮錢爲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創遏敵砲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得一臠如賜百金九月元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一月兵倍前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二年二月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誓以死效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時行省思烈卒胡土代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責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既不能勤王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守誓以死報國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卽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元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部下二百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胡土走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及中京七里河將見大帥塔察語益

激兵卒曰此人乖角如此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盧芝字廷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部尚書石玠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部侍郎天興二年九月河南行省武仙由浙川至黑谷泊進退失據謀北走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玠殺之芝走至南陽爲土賊所害

段元亨河中人提孤軍守城或誘其降不從城陷絙西南堞下死於河兄大亨爲領軍都元帥亦死於難祀鄉賢

南仲蒲州人有孝行以孝廉稱元兵至先士卒死之

元

謝天吉字鍾祥元初知蒲郡嘗因朝覲賜坐賜金甲彤弓良馬貂裘金末人皆逃難河南天吉以王事持節至流民相謂謝帥素寬仁能容來附者數千人初遭上官徵歛無度輒罄家貲以應踰年徵益廹天吉以民困家竭計窮乃投河佯死事得寢時經大變河中又關河戎馬之區府僚故吏相對欷歔曰若謝帥在事不至此或曰謝帥實在向之死僞也諸同僚就謁於所隱既見悲喜交集懇求莅事再三後可百姓歡喜載道天吉善談笑好飲酒以含醉養於萬固精舍歸卒於家年五十九今子孫居嶷山前東莊村稱巨族焉

陳元凱字時舉膺子擢明經性英毅有操行事父母以孝聞
至元間太保劉秉忠薦舉扈從上都歷建康路總管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以疾終贈河東郡侯謚靖宣
劉哈剌拔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世業醫至元八年以近臣
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留侍左右初賜名哈
剌斡脫赤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宗王別里鐵木兒往征
昔里吉上問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
乎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爲卽請授甲上曰汝安用
甲曰臣願備一戰士上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
刀弓矢將行聞母疾歸省不敢以遠役告母微知之謂曰
汝弟行我疾安矣卽辭去馳至王所及將戰請甲王留之
使領輜重慨然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陣乃守營帳如婦人
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披以往曰一人與善
萬人可激我爲萬人激耳中道三遇敵射之皆不中王喜
甚既擒昔里吉命獻俘上徹御膳羊胾以賜既拜受先懷
其美者上問故對曰請以遺母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
其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尚
書省奏以怯伯往掌和林屯糧上曰出納非怯伯所知哈
剌斡脫赤可勝任遂使怯伯與俱會海都兵至與怯伯南
行至八兒不剌地距敵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劉哈剌見
其有二心遂潛遁入見上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二
十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河東臣鄉乞賜錦衣
爲榮上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諭曰阿八剌忽素
產魚吾今立城名肇州汝往爲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

龍兒或曰哈剌拔都魯汝可自擇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上曰然則哈剌拔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成宗初皇太后命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乃以爲咸平宣慰使元正元年召爲御史中丞道卒

敬儼字威卿河東人後徙易水曾祖于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太常博士儼幼嗜學御史中丞郭貞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儼適典其文牘致厚賂拒之後二人誅儼獨無所與大德七年拜監察御史江浙省與浙西憲交訐命與省臣阿思蘭海牙偕往治兩議上朝廷卒是儼議至大初擢南臺治書侍御史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左遷兩淮鹽運轉運使陰欲陷之儼黜貪理敝課復增羨河南省將以羨數爲歲額儼謂病民爲已非大臣體遂止仁宗初爲戶部尚書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慶二年除南臺侍御史不赴明年召爲侍御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命丞相樞密共決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延祐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諸院寺監奏除僚屬富民多賂進儼奏請悉追奪著爲令明年謝病歸泰定四年徵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帝親爲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無下拜旋進平章政事復以老辭不從天曆改元廷議欲盡戮上都朝臣儼抗言若輩皆循歲例扈行殺之非罪衆賴以免居月餘告歸猶玩書不輟臨終戒子弟當守恒業無急仕進正

冠幘端坐而逝加封魯國公謚文忠叔祖鉉金進士元初爲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命刻其書行世

王恩河中人知識明達勇力過人金末避亂鄜州元兵南下率衆投元四太子麾下遂命總歸附之衆凡遇攻戰屢有奇功授都元帥年九十三而終祀鄉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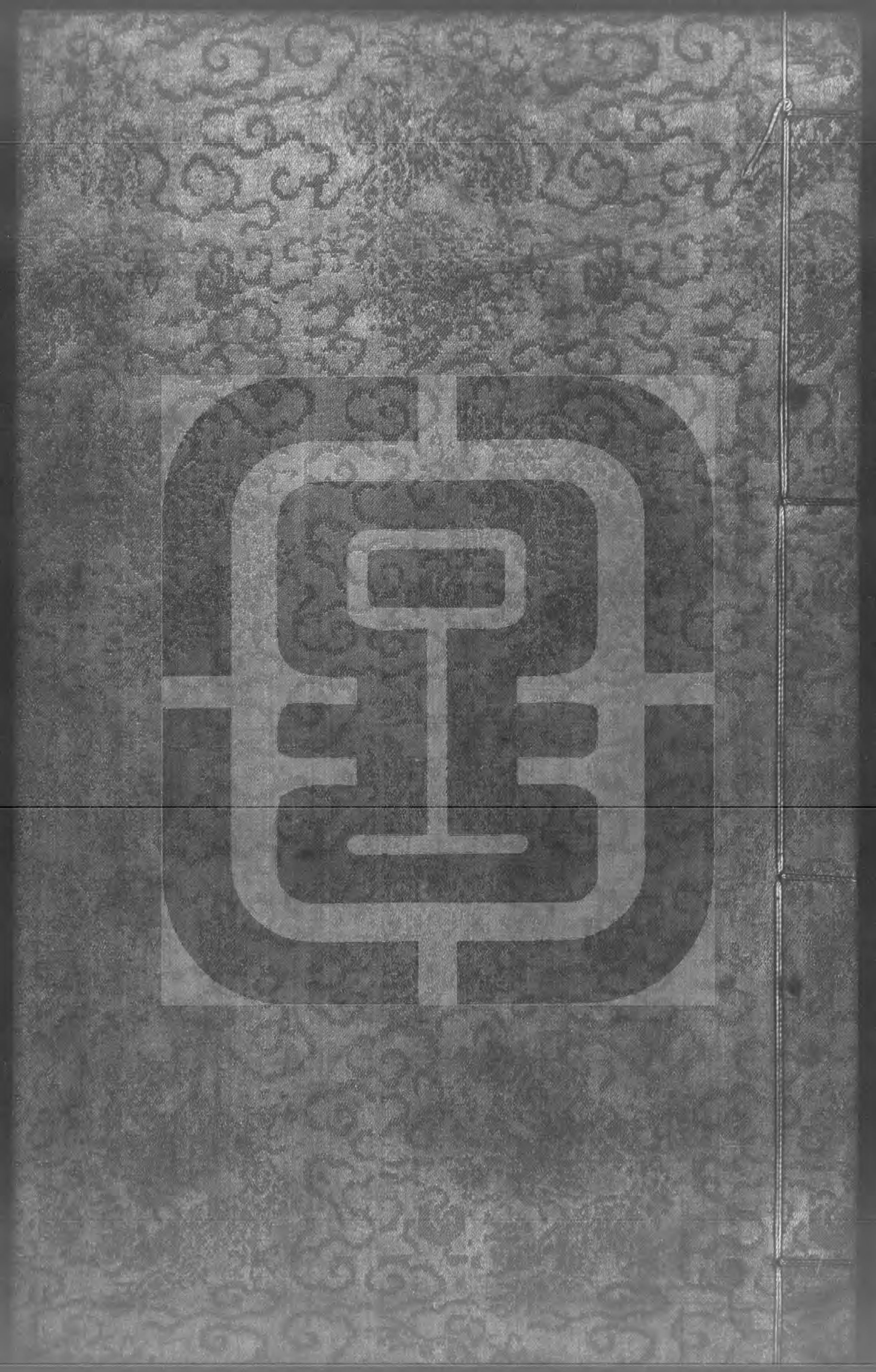
張克寬蒲州人以儒進拜南臺御史歷晉寧路總管所至有異政家中條山下號蒼陵翁同族張鏞至正間爲首陽書院山長以文學著聲

張瞻甫河東人至正辛巳仕潞州守興衰補弊政多可稱

何約字仲博河中人初授吏部主事歷監察御史戶兵二部尚書行省參知政事江西湖北河東憲使召拜內臺侍御史爲上知遇致仕卒子孫貴顯爲蒲大族歐陽泫爲其父作神道碑祀鄉賢

裴居敬字太簡河中人累官雲南行省參知政事積學勵行家蓄書二萬餘卷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封河東郡公謚憲懿蕭斡爲作神道碑祀鄉賢

卷 125—卷 127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四

京師圖書館藏書記